

迟到的光环

——徐兴祖的革命旅程

徐兴禄 著

迟到的光环

——徐兴祖的革命旅程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徐兴祖



中共平潭县委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座谈会合影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香港与三儿子子雄留景



郑钿英晚年生活





县四套班子领导和老同志参加追悼会



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单位送来花圈

目 录

第一章	渔人之子话辛酸	2
第二章	蒙指引投身革命	12
第三章	虎口脱险重振起	19
第四章	民众自卫团斗敌	27
第一节	特委命令 组建武装	27
第二节	一天两捷 威震四方	32
第三节	虚实结合 吓阻敌人	38
第四节	冒险接头 勇闯虎穴	48
第五节	陈忠设计 转危为安	54
第六节	酒宴斗智 兴祖脱险	60
第七节	提灯游行 庆祝胜利	65
第五章	创建沿海游击队	72
第一节	组建失利 退守壶井	72
第二节	重整旗鼓 进驻乌丘	75
第三节	三战皆捷 敌人丧胆	76
第四节	塘屿议兵 焕乾献策	79
第五节	事发连连 元气大伤	81
第六节	施反间计 “张谢”内讧	87
第七节	移军目屿 休整待命	89
第八节	联名告状 林荫虚惊	91
第六章	抗日救亡奋鞭先	92
第一节	建党组织 领首群龙	92
第二节	壶井谋兵 开赴东洛	95
第三节	首战告捷 由胜反败	97

第四节	战友就义	浩气长存	101
第五节	惊闻噩耗	泪洒忠魂	102
第七章	奉命赴台筹资金		106
第一节	焕乾接线	重新入党	106
第二节	东渡台湾	担当筹资	110
第三节	震球开业	生意兴隆	112
第四节	敌人围剿	退守大陆	115
第八章	一段姻缘情未了		119
第一节	房主有心	房客无意	119
第二节	陷入情海	苦海无边	124
第三节	焕乾授意	弄假成真	127
第四节	母亲隐情	儿子思父	130
第五节	无情有情	情了未了	133
第九章	闽、连、罗边区抗敌		137
第一节	组织武装	保卫边区	137
第二节	重回东岭	半途遭袭	140
第三节	突受拘禁	灰楼面壁	142
第四节	坦言直谏	放马东岭	144
第五节	旧地重返	重建武装	147
第六节	敌人封道	茶站破关	149
第七节	迎侦察队	如虎添翼	151
第十章	城工部“问题”受审		154
第一节	祸从天降	疑惑不解	154
第二节	面对死神	浑身是胆	158
第三节	云信解危	暂逃一劫	161
第四节	福清再审	铿锵有声	163
第五节	生死考验	与“敌”共舞	167
第六节	东岭搬兵	归途受阻	171
第十一章	敌后斗争显本色		178

第一节	大福脱险	敌军受弄	178
第二节	坑口隐蔽	智斗乡长	181
第三节	敌军围困	群众保护	184
第四节	退守长乐	组织支前	188
第十二章	接受考验明心迹		193
第一节	非党区长	心系民情	193
第二节	海上护航	遇风沉船	197
第三节	“三反”受审	坦言清廉	202
第四节	重新入党	仍留旧嫌	206
第五节	“城工”平反	喜中有悲	208
第十三章	审干斗争遭冤案		212
第一节	“内定右派”	乱炮轰炸	212
第二节	审干蒙冤	刑具加身	215
第三节	又生横祸	再遭批斗	222
第四节	撤职降薪	下放劳动	227
第五节	妻子诉说	丈夫落泪	231
第六节	触景生情	抽刀断流	233
第十四章	徙迁深山寻“桃源”		237
第一节	移民垦荒	兴祖领军	237
第二节	举家上山	寻“桃花源”	239
第三节	村民欢迎	秀才揭底	242
第四节	拓荒造田	种粮栽茶	244
第五节	野火烧身	落叶归根	246
第十五章	平反正名颂党恩		250
第一节	艰难申诉	败而不馁	250
第二节	不案成案	酿成冤案	255
第三节	真相大白	是敌埋桩	259
第四节	平反正名	颂扬党恩	262
第十六章	清查运动陷囹圄		268

第一节	变相拘禁	检查挨斗	268
第二节	游乡三天	投入监狱	271
第三节	判刑八年	相煎太急	275
第四节	狱中重病	父亲托梦	278
第十七章	晚年务工清债务		282
第一节	观海驱愁	喻石励志	282
第二节	当临时官	事不临时	284
第三节	人大落选	离职休养	291
第四节	关心老区	离而不休	297
第五节	晚年无奈	务工还债	299
第十八章	身后光环照人寰		305
第一节	身患重病	坦然面对	305
第二节	是非功过	任人评说	308
第三节	悼念父亲	声泪俱下	311
第四节	篇末感言	题外挽歌	315
附 录			
1、	徐兴祖生平		320
2、	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徐兴祖同志享受地专级待遇的通知		323
3、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关于承认“东岭工委”、“东岭游击队”组织的批复		324
4、	中共福州市委关于转印发省委《关于承认“东岭工委”，“东岭游击队”组织的批复》的通知		325
5、	中共莆田地委关于对徐兴祖政历问题的复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批复		326
6、	中共平潭县委关于徐兴祖政历问题的复查结论及处理意见		327

迟到的光环

“快！有喜事通报”。

1992年4月8日下午，林同志受中共平潭县委组织部差派，急匆匆赶到徐兴祖家。这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想以“喜”冲击病魔，挽留徐兴祖的生命。在徐的小女儿引领下，林同志走近徐兴祖的病榻前。此时的徐兴祖已卧床不起，面色腊黄、全身浮肿，在家人急切的呼唤声中，艰难地张开疲惫的眼睛，宁静地听着林同志怜悯而严肃地宣读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的通知：

接闽委组【1992】离字第07号批复，省委组织部同意徐兴祖同志离休后享受地专级的政治、生活待遇。

徐兴祖听后平静地叫妻子将他扶起，背靠床头，向来人颌首以表谢意，然后伸出颤巍巍的手，从来人手中接过文件，想亲眼验视《通知》的内容，但眼泪模糊了他那浮肿的双眼，只好把文件缓缓地交给妻子郑钿英，并嗫嚅、不连贯地说：“你要保管好，我已享受不着了，就留给子孙作个纪念吧。”说完，又乏力地闭上沉沉欲睡的眼睛，眼角挤出几滴泪水。这眼泪隐含着的是欢喜还是悲哀，抑或是悲喜交织，只有徐兴祖自己明白。

“享受地专级待遇”，这一迟到的光环，既不能使徐兴祖得以享受，领略光环炫丽的色彩；也没能解脱死神对他的催索，却加快了他走向另一世界的步伐。1992年4月9日，也就是“光环”来后的第12个小时，徐兴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安静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旅程。享年76岁。

徐兴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生旅途中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和奇特的人格，他为党、为人民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能享有这样璀璨的“光环”？这光环，又为什么在他离休9年之后才姗姗来迟？

诸君如有兴趣，请听我娓娓道来。

第一章 渔人之子话辛酸

福建省平潭县东北角有座不太高的山，叫“王爷山”，海拔196.3米。地质考察专家认为，这里原为孤立的岛屿，约在3~4万年前，由海沙淤积与海坛岛相连，成为如今平潭县主岛的一部分。相传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却是“仙人”出没的地方，在3000多米的海陆边际上，留有“仙人峰”、“仙人谷”、“仙人泉”、“仙人井”和“神兵谷”、“金观音”等仙人活动的踪迹。

王爷山，东临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是渔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聚宝盆和倾诉苦难生活的伤心处。在山的西麓，散落着数个渔户村庄。其中有个村庄叫后斗楼，20来户人家，都是从外地迁来，靠打渔为生。初来时住的是渔寮，又比其他村庄迁得晚，寮盖在后，被叫做“后到寮”，文字雅化为“后斗楼”。该村住户少，却有8个姓：郑、李、周、陈、徐、欧、林、施。其中郑为大姓，约占一半。郑氏的长老，自然成为村里的“说话人”，按现代人说法相当于地方“法官”。

公元18世纪后期，长乐漳港仙歧村徐氏15世徐民富兄弟挑卖糕饼来到平潭，后因连刮大风无力回家，落户平潭，在后斗楼靠肩挑手提小碎石，垒起一座几十平方米的渔寮。民富娶亲繁衍，生6男3女。老大、老四早年夭折，

余下四兄弟朝璋、朝凤、朝昌、朝光。

四兄弟成人后，勤劳俭朴，在离祖居南 100 米处合力盖一幢瓦石结构的楼房，兄弟分住。老三朝凤，现名金泉，老实憨厚，勤劳俭朴，以做渔工、杂工兼耕一亩多薄地养家糊口。娶妻林氏，生子兴祖，后林氏丧，续娶后妻生三男：兴铨、兴钊、水桂。

1917 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时值秋冬交际，俗话说：“秋风一旦起，坐着烧铺搭”（意思是说秋风起刮，渔民就得收网作冬汛准备，不能下海讨鱼卖钱，只好把自家睡的床板当柴烧火做饭，比喻生活的艰难）。

秋风伴随粗野的海浪不停地冲击着岸礁，发出如歌似泣的吼声。而这一天却给徐家带来吉运，一个小男孩呱呱落地。孩子发出第一次哭声，洪亮有力，似乎要改变整个沉寂的世界。一家人高兴，连海浪的冲击声，都像似为孩子的出生作祝福的伴奏。接生婆检查孩子身体后，发现左臂有块红色胎记，吉言道：“男左女右，富贵之命”，更使家人不亦乐乎！

平时保持严肃使人敬而远之的徐大叔，也忍不住露出难得的笑容，把一块保存多年的“福寿”银锁，小心翼翼地放在孩子身边。依大叔的意愿，或因是中年得子，或是期盼孩子将来有出息，能改变穷人命运，而流露出内心矛盾的寄托而已。

孩子出生后，大叔请人用红纸写了“弄璋大吉”四个字贴在房门的门楣上，明示一般人不能进出产房。3 天后，依照惯例，备了礼物向娘家报喜。到了孩子满月那天，从讨小海得些水产品，又买些肉，办了简便的“满月酒”。再将娘家送来的红色熟鸡蛋，分发给邻居“同喜”。事过几天，请来相命先生，为孩子“定时”，就是依据孩子出生的

时辰八字，给孩子取名。

相命先生故作玄虚地端详了孩子的面孔，问了出生时辰，屈指掐算，翻一番《通书》，就胡诌一通，以博取主人欢心，可以多得赏钱。他说：“小官人眉目清秀、天堂发亮，额宽耳垂，是富贵人相，将来必能鹏程万里”。他左顾右盼地看看主人和客人的反应，接着又说，“孩子声音宏亮，必定性格豪爽、善交朋友，但仕途坎坷，贵难富更难。到时有八神扶助，定能化险为夷”。根据相命先生的推断，给孩子取乳名阿銮，以徐氏排列序悌，学名叫兴祖，寓意未来为列祖列宗增添光彩。青年时，自名徐斌，在打游击时号称“老七”，去台湾时，化名叫林昌瑞，此是后话。

徐兴祖三岁时，三餐不让喂食，即能拿筷子自己吃饭，也不喜欢大人抱着走。稍大时，就能主动帮母亲看家、干些家务琐事，拿腔拿调说几句大人话，挺讨人喜欢。到5岁，母亲林氏因得病无力问医买药，靠“郎中”开方，吃草药，造成误医，不久就离开人世。

母亲的去世，不仅让少时的徐兴祖失去母爱，也给父亲增添了一身债，真是“老天不看穷人眼”。一家“穷而乐”的静谧生活给打破了。父亲要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夜里当爹又当娘。在出海打鱼或当渔工时，只好把小兴祖托付婶娘们照看。婶娘们都有多个孩子，日子过得满艰辛，但对亲侄儿还是顶看重，好坏也凑合着过。

徐兴祖7岁时，父亲到盘团村一户周家寡妇“上门”，要离开自家五里外建新家。周寡妇已有一男一女，不容再带进小兴祖，小兴祖也不愿意去。十里外后田村姑妈得悉，主动要求让小兴祖在她家寄养。姑夫姓李，是船老大，捕渔为业，在冬季放蟹罾，春季放瓜罾，又兼作几亩沙旱地，种植蕃茹、花生、麦类，养着一头牛。一家五口，除了姑